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七十回 倭侯爺夜探賊巢 玉昆奉令救群雄

詞曰：石崇夜夢墜馬，醒來說與鄉人。擔酒牽羊賀滿門，俱給他壓驚解悶。范丹時被虎咬，人言他自不小心。看來人是敬富不敬貧，世態炎涼可恨。任永春來至後院一瞧，顧煥章沒了，這幾個家人被殺，自己大吃一驚，吩咐手下家丁鳴鑼聚眾，各處搜查。

書中交待，顧煥章是被何人救去？只因他被人拿獲，牢拴二臂，過了有一個時辰，就還醒過來了。睜眼一看，兩旁有人看守，自己綁在樁柱之上，不能動轉，情知中計，無法可施。正在著急之際，忽見那四個看守的莊兵在那裡喝酒，點著一支蠟燈，從外面打進一宗物件來，「吧噠」一聲，正打在蠟燈之上，把燈打滅。從外面飛身進來一人，手起刀落，把四個家人殺死。把顧煥章繩扣解開，說：「侯爺，跟我走吧。」顧煥章說：「你是誰？」那人微然一笑，說：「你連我都忘了？真是貴人多忘事！我姓何，名瑞，人稱混水猿，在石平州正北何家窪住。我是從家中坐著一隻小船要去探竹子山，方才在江口瞧見一個彩花的淫賊玉面郎君神偷譚逢春，坐著一隻小船同著一個女子進了青蓮島，我跟隨在後，見他與任永春談話，我才知道你在此受困。侯爺，跟我快上船去吧。此處並非講話之所，你跟我快走吧！」

兩個人飛身上房，躡出院牆，下了山坡，來至江岸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侯爺，上這只船！」顧煥章跳上船來，何瑞也上了小船，說：「倭侯爺，為何獨自一人來到此處？」顧煥章說：「並不是我一人來到此處，其中有個緣故。只因我等眾人隨穆將軍攻破了祁河寺，追下八路都會總商議諸葛吳代光，在青石坡將他拿住，實指望解往大清營，前去報功，不想在雙寶鎮下江口誤中賊人奸計。將馬成龍、馬夢太、高杰、姜鴻、白勝祖、白桂太、侯文、侯武、洪永太、馬清太十個人，均皆被擒，我那師弟小白龍王天寵大概死在亂軍之中。我是身倦體乏，誤走在這裡，想要在這裡歇息歇息，好去替我那幾位朋友前去報仇，不想遇在此處，又被他人用迷魂藥迷住。若非你來搭救，我就死在此處了。你是從哪裡來？」何瑞講明自己的來歷，說：「侯爺，在我這船上先歇息歇息吧。」二人到了小船上，喝了兩碗茶。顧煥章說：「這正南上就是竹子山的水師連營，我前去替我朋友們報仇！」

何瑞攔至再三，顧煥章執章不聽，自己帶上寶劍，跳下水去，浮水來到水師營，慢慢由水底下進了營門，找著中軍大戰船。見上面燈光閃爍，用耳音聽了一聽，裡面靜悄悄，空落落。一縱身軀上了大戰船，見船艙之內燈燭輝煌。自己推門進去，見是靜江太歲張寶在燈下看書。顧煥章舉寶劍照定張寶就刺，張寶急閃身形，伸手拿出大環金絲寶刀急架相迎。兩個人先在船上動手，後來兩個人跳下水去。此時張寶手下當差之人早已知道，一棒鑼聲響亮，有無數的水鬼兵手執燈籠，照的滿江通紅，水鬼跳下水去，各執三節鉤鏢槍，幫著張寶，要捉拿顧煥章。這顧煥章頗通水性，劍法靈便，紮死無數的賊兵。見賊勢眾大，不敢久戰，殺出一條血路，浮水直奔正南。張寶也並不追趕，帶領手下兵丁上船。

顧煥章往南浮水有二里之遙，長身鑽上水來一瞧，南面是山，北面是水師連營。顧煥章一想：「要回去還得與張寶大殺一陣，莫若闖到大竹子山，前去解救眾家英雄。」又望正南一看，見山口俱有戰船排定，其形好似浮橋，船上點著氣死風的燈籠，上有巡山太保高勝的帳房，帶領一干水隊，把守山口。晚半天有二百值宿的兵丁，在此盤查，出入人等俱有腰牌。顧煥章一沉身下水，睜眼往對面一瞧，船底下安著攔江絕戶網，船頭上都有鮮魚頭刀輪。要碰上刀輪上，人是准死無疑；若要撞上網，鈴鐺一響，上面一拉網繩，就把人拿住。顧煥章看罷，心中說：「我這口寶劍能削銅剝鐵，要破他的攔江網易如反掌。」慢慢的拿寶劍把網繩割斷，由船底鑽進竹子山的山口，浮水往正南走。約有七八里之遙，往西一拐，走了不遠又往北拐，一瞧東、西、南三面是山，當中有一片水，方圓有一百餘里地。靠北一帶俱是大戰船，有飛虎舟，有太平船，有滿江飛，有浪裡鑽，各樣船隻不少。上面五色號燈，南方丙丁火，是紅燈籠；接東方甲乙木，是青燈籠；西方庚辛金，是白號燈；唯有北方壬癸水，可不能使黑燈籠，使白燈籠糊一道黑紙腰節；當中間中央戊己土，是黃號燈；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的格局，分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的號燈。

顧煥章看罷，繞過水師營撲奔山坡。到了山破，上得山去，找了一個僻靜所在，把身上衣服擰乾。仰仗這個時光不冷，正在夏天景況，顧煥章收拾好，上了這座大竹子山。到了頭道寨堡柵欄門，見寨門緊閉，牆子上也有幾盞號燈。顧煥章由清靜地方上得牆去，翻身跳入大寨，但則見正北是帥府大廳，東西兩面各有配房二十餘間，裡面並無燈光。顧煥章躡過這所大廳，站在房上一望，見東邊是一所房，有百十餘間，都是樓台殿閣。正北有一所院子，也都是樓台殿閣，大概是吳恩、蔡文增所居之處。正西一片是大軍的草料場。顧煥章跳入正北這所房子，在各處偷聽。到了北院中一瞧，這院是以北為上，三合房，見北上東裡間屋中燈光閃爍，聽有人說話。

顧煥章來至窗櫺以外，慢慢的把窗櫺紙濕透，往屋內一瞧，靠北牆一張八仙桌，桌上一盞蠟燈。東邊椅子坐著一人，站起來身高八尺，膀乍腰圓，面如薑黃，兩道重眉，一雙大眼，白白分明，準頭豐滿，四方口；頭帶三角白綾巾，勒著金抹額，二龍鬥寶，迎門一朵芙蓉葉，身穿一件白緞箭袖袍，週身繡串枝蓮花，瓜瓞綿綿，腰繫絲鸞帶，套玉環，佩玉繡，足下青緞子薄底快靴，肋下佩一口綠沙魚皮鞘太平刀。靠西邊椅子上坐定一人，是白臉膛，也是天地會八卦教的打扮，年歲二旬有餘，精神百倍。這兩個人乃是親手足，黃臉的叫黃面閻羅張天福，白臉的叫白面閻羅張天祿。這兩個人乃是蔡文增的兩個拜弟，俱有萬將難敵之勇，水旱兩路精通。顧煥章聽他兩個人談心。張天福說：「賢弟，今日蔡大哥與八路都會總商議這個主意甚好。先派人去上雲南府昆明縣五華山，把仁和教主請來，叫白練祖帶上各種的法寶，在上江口幫著坐山雕羅文慶阻住穆將軍那支人馬，不到百日之工，管保把大清營的人馬拿淨。咱們蔡大哥帶著咱二人撲奔福建鹿耳門，前去找水軍都會總李天保、神棍將李天一，那裡有咱們會中三萬大軍，順水路取獨龍關，捉拿張廣太，搶神力王五百隻大戰船，斷大清營的糧道。咱們與蔡大哥率帶著人馬，截住穆將軍、神力王的歸路，讓他腹背受敵。這一陣，可以成功。把方才拿住這十個人，等仁和教主一到，把他推出去開刀祭旗。」